

奇凡 著

让我说几句

留学日本

出版社



让我说几句

留 学 日 本

奇 凡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我说几句留学日本/奇凡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8

ISBN 7-5063-1256-5

I. 让… II. 奇…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8236 号

让我说几句留学日本

作者: 奇 凡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有色曙光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8.25

插页: 3

版次: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56-5/I·1244

定价: 13.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奇凡：原名陈其范。1956年出生于上海。多年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以及创作，发表若干作品。1990年10月自费留学日本。现就学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博士前期。



自序

这篇自序，不是商业广告，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序；它是一种自我交代，是把我在日本留学五年的过程作个清理，概括记录一下。

这本书一再更名，想说明一下。其一是《我在日本留学——一个现代普通人的自白》。这书名直接反映了我正视自己这段人生的一种心愿，但要作正式书名，似觉太长又不够响亮；于是，我就向现实作点妥协，这是我有时难免会出现的一种行为倾向。其二是《留学日本与心理分析》。此书名尽管不如原书名具有内在的贴切性，但还是完全符合本书内容的，可以说是高度概括的书名。因为事实上本书中的每一篇，都有我的存在，也多多少少有着心理分析。因此，我自以为是可以避免“挂羊头卖狗肉”之嫌疑的。其三也就是现用的书名。这是在交付出版社后，经过反复推敲最后自定的。坦率地说，这书名更直接了当地反映了我的心迹，它具有自我的挑战，但终究不过是一家之言。

为了确认我的自我认识，我必须自我表明：我不是学有成就、为国争光、很有前途的本事人；我也不是“只看结果”的打工阔老先生和中日贸易的友好掇客；而且我也够不上充当哭诉“洋插队”苦难的记仇愤恨者；充其量我不过是个来日五年、人到中年、总算还有点自知之明的“现代普通人”。

“普通人”的含义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实际上确也是比我好的有许多，比我糟的也不少。“现代”的含义是：从肉体存在方面来说，如果不出意外，我是可以过上若干年下个世纪生活的；从精神存在方面来说，靠我那点自知之明，在本世纪末，我以为认识自己深一点，才能使自己活得好一些；说得漂亮点，活得真实一些、像自己所希望的人一点。因为事实上无论在哪儿做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看我们也许很可能不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人。

本书共分五个篇章，原打算各篇章各十篇文，总共五十篇文；但为了精选内容和平衡各篇章的比例，作了“割爱”筛选。然而，结果仍是“我的故事”篇章占了一半多的篇幅；这恐怕是我过于看重自己人生故事的下意识的反映。书中汇集的诗文，有一部分在日本六家中文报上发表过，有一首诗曾由日本国家广播电台（NHK）对中国播送。这些曾公之于众的诗文，因种种因素，大多经过删节，还有被“腰斩”；其中有的还是几经拒绝，最后才见报；有的则是在发生了微妙的内部调整之后，压了多年才得以发表。这次，这些被删节的诗文，除做了极少文字改动外，都恢复了原样。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作品。这种忠实，不具有我一定正确的含义，而是表明我确是这样一个作者。这是唯一可以辩解的理由。

对于本书，我自以为应当有别于任何已有的同类性质的作品，所谓“留学生文学”。这点自信我是有的，不是源于自我扩张，而是源于自我鉴定。理由是：我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来写这部作品，一个是努力强迫自己冷静坐下来的作者，一

个是和其他人一样站在作者眼前看他怎样写的人。我之所以要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因为不如此就忠实不了自己，也忠实不了任何其他人。因此，本书完全可以说是“我行我素”的身心产品，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五年留学生涯里我的个性、我的思想和我的经历。但这种自我表现的实质，仅仅局限于一个“现代普通人”的概念范围，它同任何拔高贬低不该发生什么关系。

写到这里，我面对自己该说什么呢？这部作品在我心中酝酿积压得太久，一拖再拖拖得太久；尽管我一篇篇挤熬出了它，尽管这些仅是我所写的一小部分，但我知道还有许多没写出来，还有许多很想写出来；但扪心自问：我是否还有这点自信心，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承认自己是有那么点“看穿式厌世”心理的；因此，当我终于能够首先看到这部浸透我的心血的作品，并且能够确认这是“我的书”，那即便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这也比我的任何“遗嘱”具有保存的意义。因为可以告慰我的是，至少我写出了“富士山是个诱惑——骑越野自行车旅游记”一文。这是我的灵魂之作，是我五年留学生活的一种总结，它与我同在！

三稿于日本。大阪。塔楼
1997、5、10（平成八年）

目 录

我的故事

我和东京警察·····	(2)
我的两次交通事故·····	(9)
我的东京担保人·····	(24)
富士山是个诱惑——骑越野自行车旅游记·····	(52)

留学生心理分析

为什么他要欺负他国弱者·····	(114)
为什么她要嫁给日本人·····	(118)
为什么他会促使好友陷入泥潭·····	(123)
为什么他要报复日本老板·····	(128)
为什么她会失恋·····	(136)

日本东洋景

从面相看日本人·····	(150)
想起了伊藤美江子·····	(153)
日本社长的目光和手指·····	(157)
街上有三个女人·····	(160)
鸽子和乌鸦·····	(163)

石头·树根·抓斗·····	(169)
樱花四色·····	(175)

也许谬论

在东京的上海人·····	(186)
来日中国人的错觉·····	(193)
日本人自以为是的背后·····	(197)
论析“日本病”·····	(219)

诗

“さようなら”(再见)·····	(226)
我的同胞,新年好!(致一位朋友的未婚妻)·····	(229)
你还记得我吗?(致一个日本人)·····	(233)
我已经不认识了我·····	(241)
爱是金桥也是高墙(献给一位日本语教师)·····	(244)
踏着宁静·····	(250)

我的故事

我和东京警察

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尤其是大陆学生，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仅限于问问路，那不算白来一趟，也算一种遗憾。因为日本是个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我有幸没有这种遗憾。日本警察在我两年两个月的东京生活里，留下了不少颇具戏剧性的插曲，这些插曲若能使我的同胞心目中的日本警察的形象变得丰实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

警车深夜跟踪

那是冬天一个潮湿微暖的夜晚，将近十二点，我骑车回家途中，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我前面十米处。车门一打开，两个警察一面挥手叫我停下，一面朝我跑来。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忙把车停靠路边。这是两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巡警，尽管面貌和善，神情却严肃得很难看。一个在问我住处一类问题后，指着我车后座上的一只靠背转椅问道：“这是从哪来的？”“拣来的。”“在哪儿拣的？”我朝身后远处一幢高楼指了指。与此同时，另一个用手电检查了我的登陆证和自行车后，又用对讲机确认了一番。

我被放行了。当我推车拐进住处小弄时，我瞥见窗玻璃

上映出一辆警车缓缓驶过，我突然想把那椅子朝那幽灵扔去。

躺下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回想刚才那场遭遇，我忽然意识到：在我沉浸于从此可以坐在椅上吃饭看书的喜悦中时，这个没呜呜叫的幽灵已经尾随我好长一段路了。透过窗玻璃，在少有人影的吉祥寺大道上，我在他们眼里，不是匆忙逃窜的强盗，就是行迹可疑的小偷。幸亏我没脱口而出：椅子是我朋友送的。不然，我的东京朋友们，深更半夜打开门，看见我身后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肯定没有一个能够使我的谎言变为事实。

免费乘坐警车

那晚打工回来，骑车途经一个驻车场时，我被两个警察叫住了。一瞥其中一个的眼神和面相，我意识到麻烦来了。果然，他们在检查完我的证件和车子后，就强迫我背过身，把手放警车上，上下抄身后，不管我怎样申辩这辆车是我自己买的，还是押我上了警车。到了三鹰市警察署，我被带进了二楼一间大办公室。坐下后，我面对着一个中年警官，他先用手指指身前办公桌上的一块牌子，上写代理课长，随后便讯问我的来龙去脉。好不容易我才搞清楚，原来是我没办理迁居登记手续。这时我才心定了，并放弃了叫大使馆的人相助的想法。在我声称明天就去补办手续后，这个代理课长就以法官的口吻，对我宣读了一份由他起草而我难懂的“判决书”。我在签字时，看见上面有不少“宽大处理”的字眼，为了表达我“重新做人”的意愿，我又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我的

国内地址：公安部上海出入境管理局的门牌和邮政编码。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我又被带进警车，直驶住处，在一前一后的护卫下，我打开房门并开了灯。横下心的我，正准备他们抄家时，站在门坎后的他们，道一声晚安，扭转身却走了。显然他们没带搜查证，不过是为了验证我说的住址是否属实、我的房门号码是否正确罢了。

直到警车的呜呜声消失后，我才灌了两大口威士忌压压惊。横倒在榻榻米上后，我怎么也消除不了这样一张脸：窄窄的额头和脸上嵌着两只略显混浊而逼视人的眼睛，过分突出的鹰勾鼻下面，是不苟言笑的两片薄唇，嘴里还有两排不齐整的小牙齿。在上海精神病院防治所，在我曾经熟识的朋友圈里，具有这种面貌特征的，都有一种卑怯式残忍性的心理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喜欢捉弄人，虐待小动物。当时，另一个警察已表示我可以走了，但他偏要小题大作，把我当凶杀犯一样对待，借助警察身份来满足下意识地捉弄人、虐待弱者的私欲。在我走出宽大释放室时，我指着门边黑板上值夜勤名单中一个分队长的名字问他：“是你吗？”他不由地摇摇头，显出卑怯的孩子式笑脸；这才是他的本相，也叫日本式诚实。

在武藏野警察署

那是八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我骑车横穿井之头大道后，被后面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救护车把我送往医院，经检查，右大腿扭伤。当夜，我前往武藏野警察署交通事故系。

负责处理此事的警官，年约二十六岁，体格粗壮，猪腰马脸，宽鼻厚唇，两臂浓黑卷毛似大猩猩，自称是交通事故专家。和他一照面，我就预感不妙。这种脸相的人，既有宽厚忠良的一面，也有顽固暴虐的一面。对哥们长官，他会拚命卖义气；对不顺眼的，他的憨劲会变成暴力。他的职业使他经常和各种人打交道，而我的身份和形象，是不在他好感范围内的。

在我陈述事情经过、并画了示意图后，他不顾我被出租车从后面撞倒、我的车后轮被撞坏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以我没穿横道线为理由，逼迫我承担全部责任，还威胁要遣送我回国。随后又施展所谓公正的手腕，胁迫我承担一半责任。结果，那个吓得手发抖、原先一口承担全部责任的司机，一变口只承认一半责任了。可惜的是，这个公正的专家，把记录了他百般胁迫我的那张纸聪明地给撕了；不然，这张纸将成为我起诉他越权渎职的一份证明材料。

没有灯的自行车

翻开记录本，自从车灯被盗后，我骑车被拦路检查了二十三次，时间是晚上七点半至十一点半之间，大多是星期二、五、六这三天。检查者成双结对，佩带强光长手电、约一尺长警棍、小型对讲机。检查地点，几乎都在东京有名的风景区“自然公园”的外侧走道上。这里花木茂盛，灯光幽暗，是良好的恋人之路，也是难过的自行车哨卡。

每次检查，一听出我不是日本人，他们总要用手电查验

我的登陆证，用对讲机确认我的自行车，并且讯问：“这车是你的吗？”我总是这样回答：“这车是我花五万多日元买的。店家在我住处对面，店主叫森田。”如果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这种车（一种时兴越野赛车），你们中国人买得起吗？我就把手放在他们肩上，说道：“走！去那家店确认一下吧！”

每次放行前，他们总要求我装车灯。我要么敷衍一声，要么就说：“这灯是在三鹰车站附近被盗的。你们是三鹰市警察署的警察，你们抓不住这个小偷，叫我怎么装这只灯？！”毫无例外，这时他们总露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笑容。这种逻辑，我想他们在警察学校的教科书上是学不到的。

每次通过哨卡，回家将被拦路检查的经过记录在案时，我总是这样结尾：“今晚检查，只有警棍没派用场。”

警察是人还是工具？

便衣除外，我是凭制服来认识日本警察的。一裹上警察制服，日本人的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没有问过一个日本警察。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个满脸胡茬、高大肥壮的中年警官，敲开了我的房门。他自称是本地区派出所的小山主任，他要我填写一份户籍调查表。因此事蹊跷，我答应他明晚给他送去。随后我询问左邻右舍，他们都不知有这回事，于是我决定不理睬他。然而，次日晚上，他又找上门来了。见他那副怒容满面、死不罢休的模样，我当即填表打发了他。事后一个邻居告诉我，当时弄口还站着一个警察，显然是为了防

备我跳窗逃走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什么特殊人物，要受到如此特别关照?!

几天后，我骑车途经那个派出所时，瞅见那个主任警官叉腿站在门口，我朝他扬扬手中的食物袋，他朝我点了点头。这时，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事出有因啊!

其一，日本男子一般不上蔬菜店买食品，而我经常出入派出所附近的蔬菜店买大包食品。其二，我的时兴赛车，色彩鲜艳，前无灯后有车兜，显得怪模怪样。其三，我没有公司职员的标志：西装领带，老是着一套中国服装露面，显得挺有空闲。综合分析这三点，可以推想出一个结论：我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在日本家庭、买得起高档自行车、又经常大包开销的外国人。根据我的脸相、皮肤和体形来看，不是中国人便是韩国人。

作为模范警察署属下的先进派出所(有墙上奖状证明)的负责警官，在他职权管辖内，即便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公认的)，他也会把非欧美外国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而我一旦成了这种关注的对象，自然会激发他们的职业道德责任心：查清我的真实身份，消除不安全因素。

于是，在公认的社会意识和职业道德责任心的驱使下，他们以秘密警察的手段，掌握了我的确切住址；以户籍警察的身份，弄明了我的真实身份：中国大陆就学生，登陆号为A058411342，没有犯罪和犯罪嫌疑记录。

在离开东京的飞机上，我似乎领悟了孙中山、鲁迅等先辈们，为什么忘不了日本警察和受到特别关照时的心理因素。一个凭靠户籍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警察国家的帽子